

亦如

与

entre l'art et la science

珂雪

◎ 蔡智恒 著

当爱来临时，是如何地让人悸动。

一个学科学的男孩，一个学艺术的女孩，
女孩以画融化他的心，男孩以故事传递深情，
爱在哪里？

男孩说在你湛蓝如海的眼眸，
阳光一照，便热情灿烂；
微风一吹，便柔情荡漾。

小说

E 世代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台湾红色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4-292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亦恕与珂雪 / 蔡智恒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4.5

ISBN 7-80187-167-7

I. 亦... II. 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520 号

亦恕与珂雪

作 者: 蔡智恒

总体策划: 红书坊工作室

责任编辑: 刘春梅 李林

封面设计: 柏平工作室

内文制作: 丁丽艳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站: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e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固安博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字 数: 1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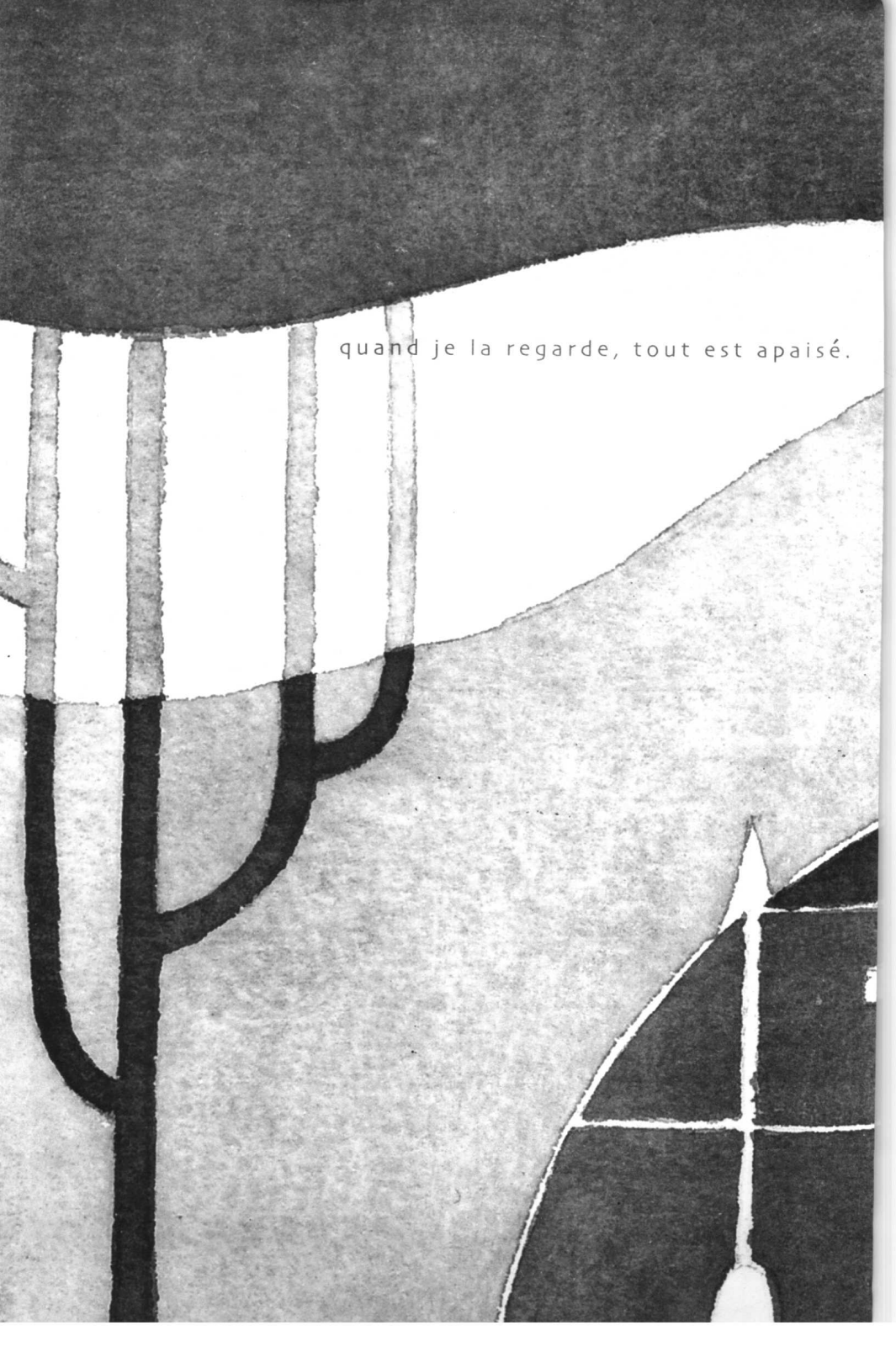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7-167-7/I·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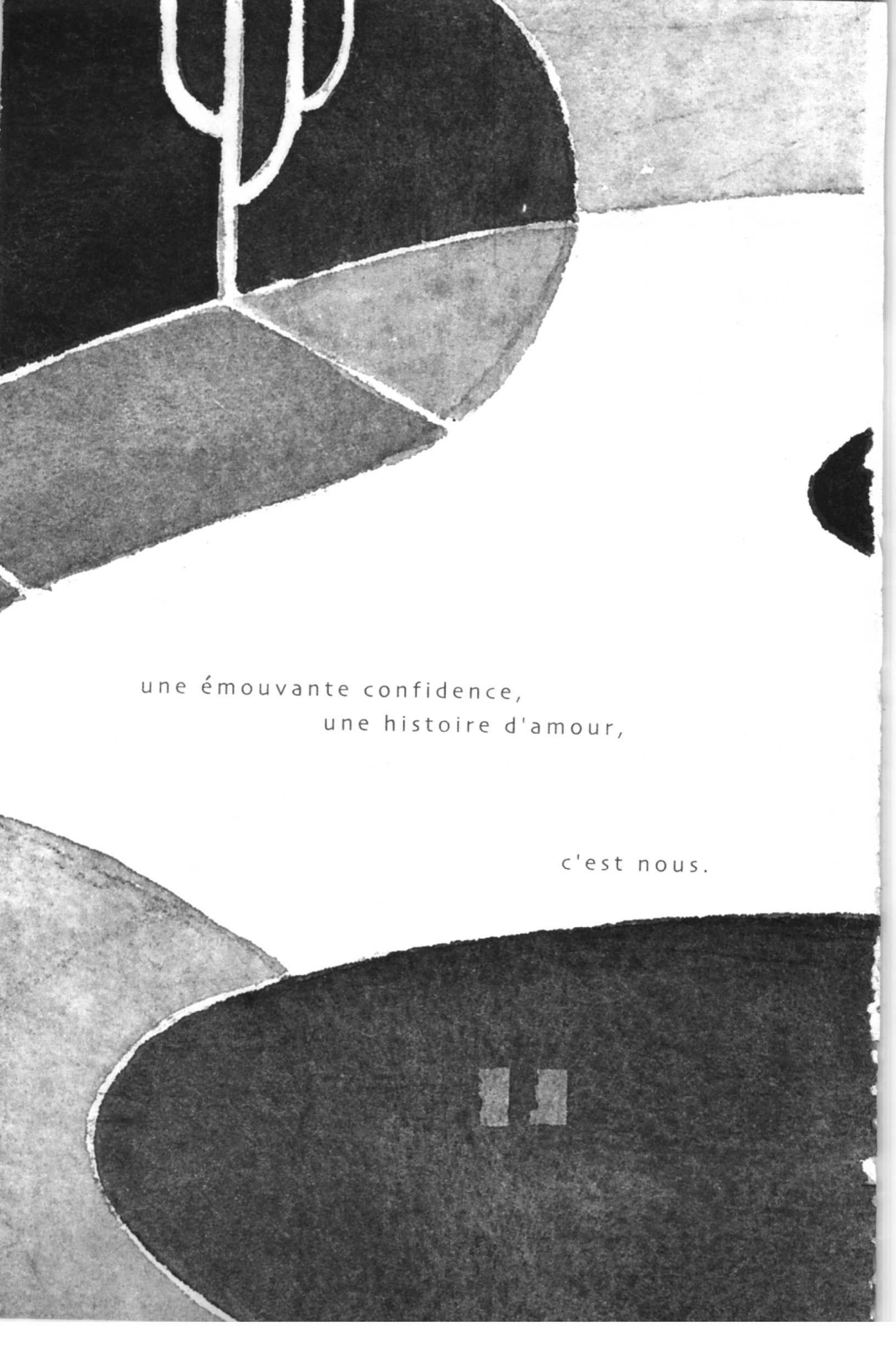
定 价: 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 abstract black and white artwork. The top portion is a dark, textured, irregular shape. Below it is a white area containing several vertical, slightly wavy lines of varying thickness. A thick, dark, curved line starts from the left and extends towards the center.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features a dark, curved shape with a white grid-like pattern.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layered and textured.

quand je la regarde, tout est apaisé.



une émouvante confidence,
une histoire d'amour,

c'est nous.

蔡智恒

全球华文地区e世代天王级作家，
昵称痞子蔡，JHT。

1969年生，台湾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博士。
1998年于BBS发表第一部小说《第一次的
亲密接触》，造成全球华文地区的痞子蔡
热潮。自此以后，左脑创作小说，右脑书
写学术论文，独树一帜。

写作对他来说，是一种想说话的欲望。为
了这种欲望，会在脑海中追逐文字，在计
算机前自言自语。

现于成大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兼任助理教
授之职。

个人网站 <http://www.jht.idv.tw>
电子信箱: jht@gigigaga.com

蔡智恒作品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雨衣》

《爱尔兰咖啡》

《槲寄生》

《夜玫瑰》

红书坊长期征文

你就是下一个蔡智恒！

青春正炽，爱情未央

写作你的爱情心思

编织你的爱情梦想

给我们你的爱情篇章

让青春文学更火更红

中长篇小说，6万字至10万字不拘，

来稿请以大纲及部

分节选段落，寄至

hongshufang@vip.sina.com

期待你的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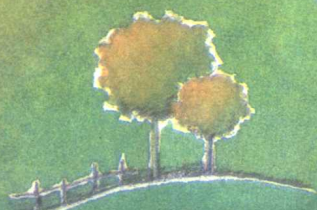
亦恕与珂雪

entre l'art et la science, on se rencontre.

◎ 蔡智恒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CONTENTS

目次



▶ 风……005



▶ 迷糊……019



▶ 尴尬……035



▶ 逞强……055



▶ 追求……079



▶ 满足……103



▶ 飞……125



▶ 哗啦啦……149



▶ 改变……175



▶ 爱情在哪里？……201



▶ 悲伤……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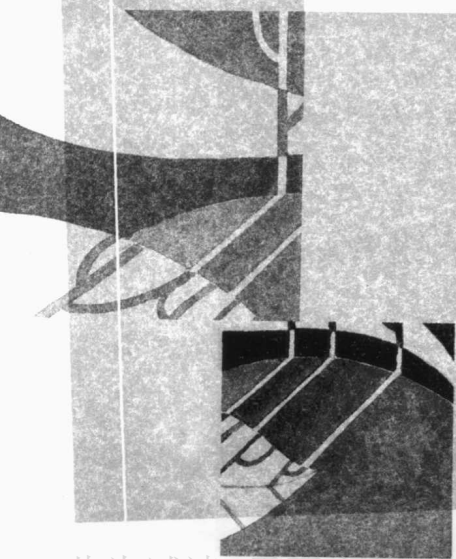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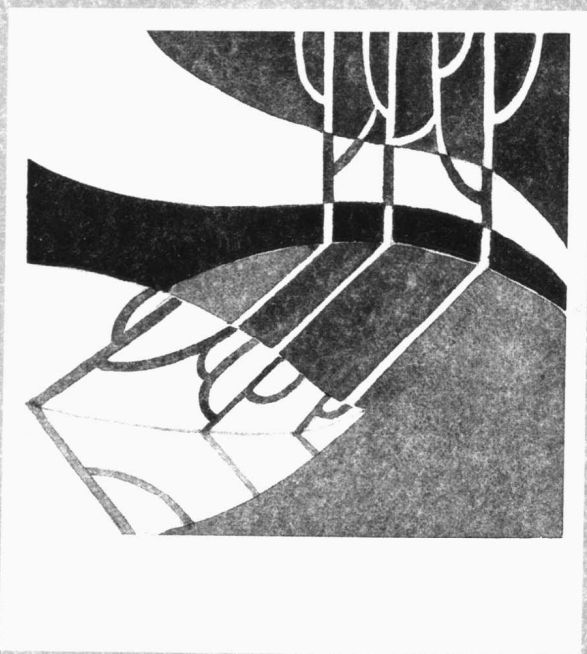
▶ 爱人……253

▶ 写在《亦恕与珂雪》之后……284



MAY 69/11

风



我踩着一地秋叶，走进咖啡馆。

正想往靠墙的座位走去时，听见有人说话。

“先生，可以请你抬起脚吗？”

我停下脚步，循着声音方向，看到一个女孩坐在落地窗边。

她坐直身子，视线朝向我，午后的阳光将她的左脸着上一层淡淡的白。

“你跟我说话吗？”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是的。”她说，“麻烦你。”

“哪一只脚？”

“左脚。”

我虽然纳闷，还是抬起左脚。

“不是这样的，我想看鞋底。”她说。

我旋转小腿，将鞋底朝向她，身体因此有些摇晃，我努力维持平衡。

她凝视我的鞋底，嘴里轻咬着笔，陷入沉思。

我低头看了看，发现有一片落叶粘在鞋底。

“好了。”她给了我一个温柔的笑，“谢谢你。”

我撕下落叶，放下左脚，说：“要还你吗？”

“不用。”她摇摇头，“那不属于我。”

我继续往前走，在靠墙的座位坐下来，随手将落叶搁在桌上。

老板走过来，我接住他手中的 Menu，点了杯咖啡。

我拿起那片落叶，反复细看，发现落叶背面粘着黄黄的东西，痕迹形状很像人的侧面。

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不禁将脸略往左转，偷偷注意那个女孩。

她正拿着笔，在一本簿子上涂涂抹抹。

好像是写，又像是画。

动作迅速而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

这已经是我第八或第九次看到她。

有时我比她早到，会看到她直接走向靠落地窗的第二桌，

拿开桌上“已订位”的牌子，将带来的簿子搁在桌上，缓缓坐下。

然后身体前倾，脸再往左转，看着窗外。

她的视线总是朝向窗外，连端起咖啡杯喝咖啡时，视线也没有改变。

一般人凝视某处久了，下巴应该会酸，

所以会用手掌托着腮或支起下巴。

但她从没有这些动作，我怀疑是她下巴的肌肉特别好。

或许这就是很多爱情小说中形容的男主角模样——具有坚毅的下巴。

我以前怎么也想不通下巴跟坚毅有关，没想到终于可以百闻不如一见。

老板刚好将咖啡放在我面前，并看了我一眼。

我有些不好意思，赶紧从女孩身上移开视线。

打开公文包，拿出笔和一张白纸，放在桌上。

因为我没有坚毅的下巴，所以我左手托着腮，右手手指头转动着笔，

构思该如何下笔。

突然砰的一声，我撑在桌上的左手肘跟着一滑，我吓了一跳。

原来是那个女孩冲撞到我的桌角，使桌子顺时针转了10度左右，

而桌上的咖啡杯和汤匙也因碰撞而铿铿锵锵。

她却只是转头看我一眼，并没有停下脚步，便迅速转身离去。

拉开店门时，门把上挂着的三个小铃铛，紧张地摇晃，互相碰撞。

“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

我的视线跟在她身后，感觉她好像是草原上被狮子追逐的羚羊。
她停在亮着红灯的斑马线上，眼睛紧盯着马路对面，显得焦急而不安。
绿灯亮了以后，她快步向前，冲到马路对面，再往右跑了七八步。
然后迅速钻进停在路旁的一辆红色车子里。
车子动了，她开走了。

我收回目光，回到咖啡馆内。

现在只有我和老板两个人，但他并没有因为好奇而停下手边的动作。
甚至连桌子的“砰”、咖啡杯和汤匙的“铿锵”、铃铛的“当当”，
他都置若罔闻。

太冷静了，非常适合当武侠小说中大侠的原型。

相较于他，我显得大惊小怪，不禁哑然失笑。

目光再回到桌上的白纸时，看到白纸的左下方有一滴晕开的咖啡。

拿起笔，在咖啡滴外围，连续画了好几圈同心圆。

圈愈画愈大，使图形看起来像是一个射箭的靶，靶心是咖啡。

再画了几枝箭，由右上方射过来。

为了强调箭势来得又快又猛，在每枝箭的后面，用力画了几条线，
同时嘴里也发出“咻咻”的配乐。

这是我画图时的坏习惯。

小时候上美术课时，老师曾说：

“厉害的画家，画风时，会让人听到呼呼的声音；

画雨时，会让人听到哗啦啦的声音；

而画闪电时，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捂住耳朵。”

为了让同学们称赞我是厉害的画家，又怕他们的耳朵不好，听不到我的“画”，于是我在画画时，嘴里总会做些音效。

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于是我画狗时会汪汪，画猫时会喵喵，画鸟时会咕咕咕。

那时我天真地以为，我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画家。

直到有次老师叫我们画“我的母亲”时，

我的嘴里很自然地喊出：“死囤仔！不读书还看什么电视！”

结果惹得全班哄堂大笑。

老师走下讲台来到我身边，看了我的画一眼后，说：

“孩子，画画这东西是讲天分的，不要太强求。”

我才知道，我不是当画家的料。

扯远了。

把视线拉离画满箭的白纸，移到旁边的深色咖啡杯上。

再移到深色的桌子、深色的椅子、坐在椅子上穿深色衬衫的我。

然后抬起头，看着深色的吧台内正在煮咖啡的老板。

我的思绪终于又回到这家咖啡馆。

自从不想当画家后，我就不太会分辨颜色。

只要比棕色脏一点、比紫色暗一点、比黑色浅一点，

对我而言，就叫深色。

我的个性是如果不能把一件事做到最好，那就干脆放弃。

但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

我得想出一男一女的名字，来代表故事中的男女主角。

虽说名字只是方便称呼而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本身，

但我还是希望能在故事开始前，给主角们适合的名字以表示尊重。
我的个性是如果不想把一件事放弃，那就要做到最好。

所以，该叫什么呢？

我抓了抓头，又把视线回到白纸上，咖啡滴已经干掉了。

仔细一看，痕迹的形状还满像人的侧面。

正想与那片落叶上的痕迹形状相比对时，

左前方突然传来一阵细微却清脆的“当当”声。

我反射似地抬起头，朝向声音传来的位置。

那个女孩推开店门，又走进来。

“嗨，真对不起。”她说。

我抬起头看着她，一脸疑惑。

她站在我的桌旁，指了指略微歪掉的桌子，然后用双手将它转正。

“没关系。”

桌子又不是我的，你如果撞坏桌子（或是你的骨头），也与我无关。

“咦？你也画画吗？”她歪着头，注视着桌上那张白纸。

“随手涂鸦而已。”我有点不好意思。

“嗯……”她似乎很仔细地研究这张“画”，端详了一会后，说，

“我可以坐下吗？”

“喔？”我愣了一下，“请坐。”

“站着看画很累。”她微微一笑，坐了下来，在我斜对面的椅子上。

她拿起白纸，靠近眼前，然后就不动了。

“你一定不是学画画的。”

等了几分钟后，她终于开口说话，但眼睛没离开白纸。

我感觉被小小嘲笑了一下，脸上一红。

“这张图几乎没有画画的感觉，只是由很多杂乱的线条组成而已。”

“喔。”我含糊地应一声。

“而且也没有半点绘画技巧。”

是啊是啊，我又不懂画画。

“构图很糟，完全没有主题。”

是怎样！不可以吗？

“画画怎能这样呢？”她摇摇头，“唉，可惜了这张白纸。”

还没说够吗？小姐。

我把公文包的拉链拉上，左手提起公文包，打算起身走人。

“你刚刚的思绪一定很乱。”

她没有察觉到我的动作，仍然看着白纸。

“嗯，我刚刚在想事情。”

我有点佩服她的敏锐，便回答她。

“你一定还没想出答案吧？”

“没错。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张图虽然画了很多枝箭，却没有一枝箭插在靶心上。”

她的眼睛终于离开白纸，看了我一眼。

我松开提着公文包的左手，也看了看她。

“你学的东西是科学吧？”她把白纸放在桌上，问我。

“我学的是工程，应该可以算是科学吧。”

“嗯。我果然没猜错。”

“为什么这么猜？”

“你看，”她指着白纸上很多同心圆所构成的靶，说：